

身分認同競爭的平台——論馬來西亞兩家網路媒體中的華裔國族話語

關志華*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聚焦於馬來西亞兩家網路媒體——《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中文版所刊登，由「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活動的華裔參與者所投稿，關於參加這場活動的經歷、體驗和感受的筆述，從中剖析這些筆述裡頭的國族話語。本文認為，這些中文筆述強調了馬來西亞各族裔和睦共處的重要性，更注重重建與長期處在對立狀態的馬來裔的關係，期能建構一體「馬來西亞人」的國族認同。本文進一步認為，這種認同建構便是試圖抗衡執政政權多年來以族裔為依據的國族論述，而這更是華裔在馬來西亞長期在族裔政治下被邊緣化而尋求一種國族認同的表現。而網際網路和網路媒體，作為一個可以逃逸政治監控的言論渠道，更是建構和言說這種抗衡認同的極佳平台。

關鍵字：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國族主義、國族想像、族裔政治、網路媒體

*作者為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新聞系講師。Email：kuancw@gmail.com, kuancw@utar.edu.my
本文收件日期為2012年06月04日，接受刊登日期為2012年10月04日

The Platform for Identity Contestation: The Chinese Malaysians' "National" Discourses in Two Malaysian On-line Mediums

Chee Wah KUAN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texts written by Chinese participants of the “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 that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wo internet media organizations of Malaysia *Malysiakini* and *Merdeka Review*. This essay pointed out, these text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t of the harmon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s in Malaysia, and it was also crucial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Malay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unity “Malaysian” national identity. This essay concluded that this constructed national identity is a form of contestation to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the ruling regime that based on ethnics’ differences. This was also a way of Chinese Malaysian seeking for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which they had been marginalized all these years as a result of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Internet and online media was a better platform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cussions of this contested identity, as they were likely to escape from the intervention and censorship of the ruling regime.

Keywords: 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 nationalism, national imaginary, ethnic politics, online media

一、導言

在 2011 年 7 月 9 日，馬來西亞的社會運動組織——「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 以下簡稱淨選盟)——發起了大型的政治集會 (Bersih 2.0)，希望能喚起馬來西亞人民對現有選舉制度的舞弊的覺醒，以及呼籲執政政權對選舉制度進行改革。雖然執政政權動用了警力逮捕的恐嚇，以及在集會前進行街道封鎖，但卻無阻於數以萬計的民衆湧到首都吉隆坡街頭，與警方和鎮暴隊的水炮和催淚彈對峙數小時，向執政政權表達他們的不滿和訴求。對於這場集會，馬來西亞評論界多認為是一場從虛擬網際網路帶到現實空間的「民主力量」，原因是淨選盟在集會前運用了網際網路，包括目前非常受歡迎的社交網站，例如：「臉書」(Facebook)，來傳播他們的改革訴求以及鼓勵民衆參與的呼籲。而網民們也透過各種網際網路平台，例如：部落格、論壇、社交網站等對此政治集會活動及其訴求進行討論和訊息交換，進而推動了此一政治活動的進程。許多網民更將自己「臉書」的個人照片加上淨選盟的徽章，或者乾脆把照片換成純黃色，以表示他們對淨選盟的支持。

Robert Dahl (1971: 7) 指出，「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的過程，必須透過政治自由度(liberalization)和政治參與度(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擴大才能夠進行，而新媒體和網際網路更被視為一股可以推動「民主化」的力量。其中，網際網路的互動性、全球性、突破政治監控、非階層式的結構(non-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等特徵，都被認為是可以為政治帶來改革的催化劑(Banerjee 2004; Bimber 1998; O'Hara 2002; Vedel 2003)。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場淨選盟的集會活動展示了「新媒體世代」的力量，讓一般民衆得以進行政治參與和動員，打造一個更完善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民主制度。在淨選盟的集會活動結束後，許多網民更把他們參與此活動時自己拍的照片、影片以及文字書寫經驗，放到個人部落格和「臉書」上。而馬來西亞著名的網際網路新聞媒體，例如：《當今大馬》

(Malaysiakini) 和《獨立新聞在線》(Merdeka Review) 也為淨選盟集會活動的參與者開闢了一個讀者投稿空間，讓這些參與者撰寫他們參與這集會活動的經歷、體驗和感受。《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更把部分讀者的中文投稿筆述，結集出版成一本名為《共赴 709：Bersih 2.0 實錄》的書籍。

馬來西亞的網路新聞媒體，例如：《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等，都被看成是可以迴避馬來西亞各種監控媒體言論的法令，以及抗衡主流媒體新聞話語的另類新聞言論管道（莊迪澎 2009, 2010；Abbot 2004；Brown 2005；Chin 2003；George 2005；Nain 2002；Steele 2009；Wong 2001），在抵抗馬來西亞的威權主義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Heryanto and Mandal 2003）。¹ 因此，以上兩家網路新聞媒體的舉動，可說是賦權（empowerment）於一般民衆，賦予民衆空間以公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t）的身分進行他們的「平民報導」（grassroots reporting）。這些筆述，更扮演著一種見證（eyewitness）的功能，以抗衡馬來西亞主流媒體的報導話語。

¹ 馬來西亞的主流媒體和執政的國陣政權有著密切關係，除了由政府部門直接管轄的「第一電視」（TV1）、「第二電視」（TV2）和其他官方媒體之外，馬來西亞其他的商業主流媒體的股權，基本上都由國陣政權的成員黨，或者其他和國陣政權關係密切的企業所掌控。例如：國陣最具優勢的成員黨——巫統所擁有的 Media Prima Berhad，就幾乎壟斷了馬來西亞主流媒體的擁有權。在電視方面，它擁有了全部馬來西亞的非衛星頻道，其中包括「第三電視台」（TV3）、「NTV7」、「第八波道」（8TV）、「TV9」。在平面媒體方面，它掌控了「新海峽時報集團」（The New Straits Times Press），這集團主要發行三份報章，包括英文的《新海峽時報》（The New Straits Times）、馬來文的《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和 *Harian Metro*。在廣播電台方面，Media Prima Berhad 也擁有英語的「Fly FM」、馬來語的「Hot FM」和中文電台「One FM」（Media Prima Corporate Structure, n.d.）。在國陣其他成員黨方面，馬華掌控了馬來西亞最暢銷的英文報《星報》（The Star），國大黨掌控了淡米爾文報章 *Tamil Nesan* 和 *Malaysia Nanban*。而馬來西亞唯一的衛星電視供應頻道 Astro，也是由和國陣政權有親密關係的企業家 Ananda Krishnan 所擁有（Anuar 2005: 31）。同時，馬來西亞擁有許多控制媒體言論的法令，例如：《煽動法令》（Sedition Act）、《出版法令》（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 Act）、《國家機密法令》（Official Secrets Act）、《廣電法令》（Broadcasting Act）、《通訊與多媒體法令》（Communication and Multimedia Act），甚至允許未經法庭審訊而可以判監兩年的《內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都可以用來箝制媒體的言論自由。因此，馬來西亞的主流媒體非常容易受到國陣政權的操控，成為他們鞏固政治霸權的傳聲筒，主流媒體都偏向散播國陣政權的正面訊息、它的政策，以及國陣領袖的言論，而避開國陣的負面報導、更邊緣化反對黨的訊息，以及對國陣的批評（Anuar 2005；Mohd Sani 2004；Wang 2001）。所以，網際網路科技的發展及網際網路新聞媒體，都被看成可為馬來西亞的新聞言論自由獻上一道曙光。基本上，這些網路新聞媒體都實行著一種「異議新聞工作」（contentious journalism）來抗衡國陣的媒體話語，它們通常會處理和報導一些主流媒體刻意迴避或者忽略的新聞議題，為反對黨提供更公平的新聞和言論空間。

然而，這場淨選盟的集會活動有如此規模的動員能量，基本上和強大的國族意識脫離不了關係。而大部分參與者的體驗筆述，也無可避免地帶有濃烈的愛國情操和國族情懷。因此，本文試圖稍微抽離研究馬來西亞網際網路媒體如何抗衡執政政權媒體新聞話語和政治監控的分析角度，而集中討論這些網路媒體中所散發的國族意識，聚焦於探討《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中文版所刊登，這場淨選盟活動參與者的經歷、體驗和感受的筆述，剖析這些筆述裡頭的國族話語。由於這些中文筆述是由馬來西亞華裔所撰寫，因此，這些國族話語和華裔長期在馬來西亞族裔政治中被邊緣化而追尋身分和政治認同，有著極大的關係。本文首先將新媒體（如網際網路）和身分認同建構的關係的學術觀點做一闡述。接下來，本文將會對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以來的政治族裔化以及華裔認同政治的問題進行闡析，帶出這族裔問題對本文研究議題的相關性和重要性。本文過後會對參與者筆述的國族話語進行分析和討論，再從中做出結論。

二、網路媒體與身分認同建構

每一波通訊和傳播科技的改變及其所帶來的衝擊，都會受到學術界熱烈的關注和討論。現今，全球化的經濟和文化氛圍更與衛星通訊科技及新媒體（如網際網路）的發展脫離不了關係。研究發現，在全球化以及全球傳播科技和媒體的趨勢下，金融、消費產品、勞動人口、文化、資訊與思想等成功地突破了地理國家疆界在全球流動，使得傳統觀念下的族裔、文化和語言等都備受挑戰，而這將對國家的霸權帶來威脅，就連地方性和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也將會逐漸消泯（Appadurai 1996; Hobsbawm 1990）。更有論者指出，全球化將會帶來「美國化」和「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式的文化殖民，最終形成文化的同質化（culture homogenization），磨滅各種在地文化（Madsen 1993; Ritzer 1993; Tomlinson 1991）。

但 Dissanayake（2006: 41）卻認為，全球化趨勢和全球性新媒體的發

展，並不一定會導致國族的消泯。雖然全球化所帶來的是文化混雜的現象，但當代社會的文化體驗，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被國族的想像所左右，國族的價值和觀點，還是非常活躍的。我們可以說，在這全球化的氛圍下，文化的同質化和文化多樣化是攜手並進的，全球性和新媒體所帶來的未必一定是同質性，而是許多互相競爭的文化身分認同。研究指出，國族主義（nationalism）在現代社會中仍然發揮著強大的力量（Billig 1995; Hall 1993）；全球化對於區域和國家認同的凝聚和建構上有所貢獻（Hartley 2004; Morley 2004; Yoshimi 2003）。

新媒體（如網際網路）的出現，彷彿實現了 McLuhan（1962）在 1960 年代所預言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新媒體科技的出現，為通訊和傳播媒體所帶來了巨大改變，讓資訊得以超越物理疆界以及地理距離上的限制，流通於全球各地。研究指出，衛星和新媒體科技的出現以及國際資訊的流通，威脅著人們對國家領域的認同（Schlesinger 1986）。但另有研究發現，通訊科技（如網際網路）的發展，在各種地方性的認同，尤其是國族認同的構築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Castells 2010; Chan 2010）。McLuhan（1962: ix）在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中曾提及：「我們稱為『國族』（nation）的事物，必須靠印刷科技（gutenberg technology）的發展才能夠實行。」McLuhan 的看法其實和 Anderson（1983）的觀點不謀而合。Anderson 曾強調「印刷資本主義」如何在國家的想像共同體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認為國族這種集體關係是「想像」的，是因為一個人無法認識這集體關係中的大部分「公民」而來。個體在腦海中把自己和其他人「想像」成都歸屬於某個國族，而這種「想像」透過共通的地方性語言（vernacular language）和印刷科技，更加地擴大和合法化。因此，Anderson 為我們提示了媒體與國族建構的密切關係。Billig（1995: 8）曾道出：「要擁有國族認同，就必須擁有一個談論國族地位（nationhood）的方法。」而透過媒體的談論，更是國族建構過程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Morley（1992: 267）更簡明扼要地指出：「如果不參考傳播科技的角色，就無法適當體會國族認同的建構和出現。」因此，我們不妨把網際網

路和網路媒體看成是「印刷資本主義」的延伸，是一個散播和連接國族認同話語和訊息，以及鼓動國族醒覺、維護和建構國族認同的重要工具和管道，為國族主義的「生成因素」(generative factors)之一 (Rubert de Ventos 1994；轉引自 Castells 2010: 34)。

但是，身分認同從來都不是一個自然、絕對以及固定的實體，而是一個流動不止，不斷被重新定義、重構和重組的「生產性」過程 (Hall 1990)，且是透過持續且具彈性的協商而形成 (Canclini 2001: 96)。因此，認同的話語並不是單音軌和缺乏變化的，而是充滿了許多互相矛盾、互相對立和互相競爭的噪音。換言之，認同是具有高度競爭性的。而網際網路和網路媒體對疆界的質疑、低成本以及可以逃脫政治監控等特徵，則使其容易成為與主流認同話語進行競爭和抗衡的一個平台，讓那些被邊緣化的認同話語有了發聲的管道。

三、馬來西亞華裔與國族認同的競爭

馬來西亞華裔對國族的認同，以及馬來西亞的族裔政治，便是這種「競爭式」認同的具體例證。雖然早期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前，馬來西亞華裔的政治認同傾向於中國大陸，也有一些華裔參與中國大陸的國族抗爭活動 (Yen 1986)。但馬來西亞華裔的身分認同，並非一成不變地繼續傾向中國大陸原鄉，而是逐漸從「落葉歸根」轉變成「落地生根」，對馬來西亞建立了認同感。即便如此，馬來西亞華裔的認同建立，卻沒有和馬來西亞的建國過程水乳交融。馬來亞早期的建國過程，是在馬來民族主義者的主導下，強調馬來裔對這片土地的擁有權，試圖實踐所謂的「馬來裔主權」(Ketuanan Melayu / Malay Supremacy) 的政治概念。這「馬來裔主權」為馬來民族主義者提供了意識型態論點和立場，認為那些非祖籍馬來亞的非馬來裔在政治權力和地位上，不應獲得和馬來裔同等的待遇 (Ting 2009: 34)。換言之，馬來亞的獨立基本上就是要將這片國土打造為一個「馬來國家」(Harper 1999)。從此，馬來裔的特權獲得了憲法的庇護。馬來語被

法定為共同的「國家語言」，而伊斯蘭教（馬來裔所信奉的宗教）也被法定為「國家宗教」。

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發生了建國以來最血腥的族裔衝突事件。此一血腥衝突事件，之後變成了由馬來裔主導國家權力，進一步鞏固馬來霸權，以及削落其他族裔權益的一個意識型態工具。這血腥衝突，也提供了馬來民族主義者機會和藉口，要求政府動用它的政治權力，全面確保馬來裔在各領域中能夠占有優勢的地位（Lee 1990: 493; Tan 2000: 448）。因此，在此一衝突事件後，代表馬來裔的政黨——馬來西亞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主導之下的國陣聯盟政府提出了所謂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和「國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e Policy）等，試圖制度化國家以族裔為依據的政治文化，而此更大幅度地凸顯了馬來裔的「土著」（bumiputra）地位，及其與其他族裔（如華裔和印度裔等的「非土著」（non-bumiputra））的對立。這些傾斜於馬來至上的政策對馬來西亞華裔帶來了衝擊和不安，使得族裔之間陷入緊張關係，更進一步拉開了彼此的距離。

然而，面對馬來霸權主義的排擠和壓抑，來自華裔的異議和對抗卻未曾停止。1970年，國陣成員黨馬來西亞華人工會（簡稱馬華）（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的年輕一代推動了一場不太成功的「華人大團結」運動（Chinese Unity Movement），其目的在整合馬來西亞華裔的政治力量，更非議老一派的馬華領袖接受馬來特權的決定。而另一些華社團體更發起華語教育運動，其中還包括了一所以華語文為媒介的高等學府「獨立大學」，挑戰馬來語文在教育領域上的霸權。而這華語文源流教育，更被認為是保護華裔文化認同的重要場域（Tan 1997）。

「國家文化政策」的提倡，引起了馬來西亞華社的抗拒。儘管該政策是為促進馬來西亞的國民認同，建立一個真正屬於馬來西亞國民的國家文化，但這「國家文化」卻極度以馬來裔和伊斯蘭教文化為中心，²因而被

² 「國家文化政策」產生於1971年在馬來亞大學所主辦的「國家文化研討會」。這五天的研討

非馬來裔看成是一種強權式的同化政策，試圖邊緣以及消滅其他族裔的文化（Kua 1990; Mandal 2008: 274）。正如 1979 年，當時馬來西亞的內政部長認為來自中國的舞獅並不適合成為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化，提議把獅頭換成象徵馬來西亞的老虎頭，再加入馬來裔和印裔的樂器做為舞虎的伴奏。然而，這項提議卻引來華社的反彈和不滿（Kua 1990: 13）。不僅有部分評論人和學者針對國家文化議題在報章上進行激烈的辯論，華社團體更在 1983 年提呈了《國家文化備忘錄》給政府，認為國家文化必須更真實地反映和含括國內各族裔的文化，而華裔語文和傳統文化更應該被當成是馬來西亞國族認同上不可或缺的元素（The Major Chinese Organisations in Malaysia 1990）。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說馬來裔和非馬來裔（如華裔）對馬來西亞的國族型態有著不同的「想像」。馬來裔所「想像」的，是一個以馬來文化和伊斯蘭教所主導的國土，而華裔所「想像」的卻是一個去除馬來霸權，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國家。雖然感到不安和被邊緣化，但非馬來裔（如華裔）對於馬來霸權主義卻很難進行大型和激烈的抗議和挑戰。任何對這些政策提出批判性疑問的非馬來裔，都被看成是挑戰「馬來裔主權」的原則。執政政權更修改了《煽動法令》（Sedition Act 1971），進一步嚇阻國民討論和質疑馬來特權、馬來統治者的權力、伊斯蘭教的地位、馬來語的地位等各種「敏感課題」。而聲名狼籍的《內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更是用來監控這些「反對意見」的極佳工具。例如：1987 年，因為數個議題，像是中文商業招牌、教育部派遣不諳中文的行政人員到華語源流的中小學等，而引起了爭議，當時的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mad）即動用了《內安法令》，逮捕了多位反對黨領袖、華團領導人和政治評論人，以「平息」這些爭議。因此，這些壓迫性的法令是足以對民衆產生恐嚇作用和壓

會中總共提呈了 52 項文化提案，其中包括了國家文學、服裝、藝術、建築等項目。此一研討會制定了三項國家文化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馬來西亞國家文化必須根植於這區域的原住人民的文化；第二，其他適合的文化元素可以被接受成為國家文化的元素；第三，伊斯蘭教成為建立國家文化的重要元素。這三項國家文化原則以及這研討會的各種結論，基本上是以馬來以及伊斯蘭教文化為中心。例如：用馬來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才有資格被歸類為「國家文學」。政府更被呼籲提供各種資源來發展以及提升馬來藝術如馬來戲劇的地位（Mandal 2008: 277-283）。

制反對言論的。而執政政權對媒體的控制，更讓這些「反對意見」缺乏表達的平台，在政治輿論上起不了有效作用。

進入 1980、1990 年代，華裔文化在國家的地位似乎有所提升，首相馬哈迪更親自為一個舞獅比賽進行開幕，而受到中文媒體的大肆報導。同一時間，馬哈迪也放寬了馬來西亞人進入中國大陸的條件與限制，以向中國大陸示好。但馬哈迪的這些舉動，在 Loh (2002: 28) 看來更多是為了提升國內旅遊業的收入，而不一定直接和非馬來裔文化地位的提高有關。只不過，此時也是馬哈迪高聲吶喊「2020 年宏願」(Vision 2020)，要求人民團結面對挑戰，以為馬來西亞謀求高度經濟發展，使馬來西亞可以與其他先進國家平起平坐的年代。與「2020 年宏願」理念共通的，還包括馬哈迪所提出「馬來西亞民族」(Bangsa Malaysia) 這個國族概念。馬哈迪強調，國民團結和合作是提升馬來西亞經濟能力和競爭能力的必備條件 (Milne and Mauzy 1999: 167)。在這高昂的發展旗幟和口號下，馬哈迪推動了各種「最高」、「最大」、「最長」等的發展計畫。³而受官方監控的電視媒體，更在各族裔節慶和國慶期間，製作和播放各種鼓吹國民團結，描繪各族裔間深厚友情的廣告短片，電視媒體更不時製作各種馬來西亞國民在世界上創紀錄以及擁有極高成就的節目，再配合馬哈迪所發起的另一個口號「馬來西亞能」(Malaysia Boleh)，試圖鼓動人民對國家發展的自豪，再從中激發人們的愛國精神和對國家的認同。

看見國家政治形勢的改變，超過兩千個華社團體在 1999 年擬了一份「馬來西亞華人社團大選訴求」準備提呈給馬哈迪，呼籲執政政權消除「土著」和「非土著」的政治性區別和經濟政策，而以扶弱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取代之 (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1999)。但此舉卻招來了巫統青

³ 馬哈迪推動的各種大型發展計畫，包括那時被認為世界最高的國油雙峰塔 (Petronas Twin Towers)、一個嶄新的高科技政治管理中心都市「博特拉再也」(Putrajaya)、一個巨型的國際機場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世界最長的海底電纜等。也正是這個「馬來西亞能」的時段，馬哈迪推展了他的「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corridor) 的野心計畫。為了吸引外國投資者，馬哈迪承諾不監控和審查網路資訊，而這承諾多多少少奉獻了馬來西亞人今天在網路上所享有的言論自由，許多反對政治團體和社會改革運動機構也受益於這頗自由的網路言論空間。

airiti

年團的抗議，更恫嚇將火燒代表華裔社團的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哈迪則以馬來裔經濟地位仍較遜色為理由，繼續為馬來裔經濟和政治特權護航（黃進發 2009：71-73）。因此，「馬來西亞民族」和「馬來西亞能」這種被 Case（2000：139）歸類為「愛國國族主義」（patriotic nationalism）的國族概念早已破產。從族裔政治的角度來看，馬哈迪的「馬來西亞民族」的國族認同，也只不過是一個新瓶舊酒的口號。在「馬來西亞能」的喧囂聲中，還可以清晰地聽見排他利己的主流旋律。Glad（1998：201）在 1990 年代中期針對馬來西亞華語文源流小學的教師所做的研究發現，這些教師基本上都認為政府的族裔歧視性政策，和建立一個同屬馬來西亞的政治認同，是背道而馳的。Joseph（2006）的研究更指出，在國民型學校任教職的非馬來裔教師，雖然都具有專業教學資格，但因升職機會的有限而感到無奈。

我們可以說，「馬來裔主權」基本上是馬來西亞國族認同的一個「反推動」力量。而「馬來裔主權」和馬來民族主義，更不時會成為政治人物用來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⁴面對馬來霸權主義的排他性，非馬來裔（如華裔）在政治和身分認同上顯得危機重重。但無論如何，馬來西亞華裔已經對馬來西亞產生了認同。那些在馬來西亞出生的新生代華裔，更把馬來西亞當成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土。他們視那些族裔化的政治政策為不公平，而想要爭取更為平等的權益，同時也希望華裔文化獲得國家更多的尊重。此外，由馬來西亞華社所發動的華語文源流教育系統，更發展為東南亞最為完善的中文教育系統（Tan 1997：1），造就出馬來西亞華裔一方面可以認同馬來西亞，另一方面又能保存華裔語言文化的政治文化認同型態。事實上，不同族裔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和交流，已經讓各族裔在生活文化和語言上有著混雜和「涵化」（acculturation）的現象，因此，馬來西亞華裔通曉馬來語、英語、華語和各種方言，其實是一個普遍現象。然而，正

⁴ 例如：在 2005 年的巫統會員大會上，就有巫統領袖把華裔和印裔直接歸類為「外來者」（pendatang），更在演講中高舉馬來劍，警告華裔和印裔如果敢挑戰憲法下所法定的馬來裔特權，華裔和印裔將會賠上他們的鮮血。他們試圖喚起華裔和印裔對 1969 年族裔衝突的血腥記憶，以便恐嚇華裔和印裔不要和馬來裔爭奪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Chin and Wong 2009：78）。

如 Salleh (2000: 145) 所指，要成為去族裔化的馬來西亞人是困難，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因為人民的日常生活領域都被土著和非土著的區分所左右，而其所帶來的最終效果，卻是無時無刻地提醒馬來西亞人民他們的族裔根源。在高度族裔化的馬來西亞政治氛圍下，族裔的區分還是繼續影響著馬來西亞民衆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驗。因此，如何與「馬來裔主權」的國族架構進行協商和抗衡，便成了馬來西亞華裔尋求身分認同的必經之道。

1990 年代末，也是「烈火莫熄」(reformasi, 即改革的意思) 運動進行得轟轟烈烈的時期。1998 年 9 月，馬哈迪和他的副手安華 (Anwar Ibrahim) 的政治權力衝突在首都吉隆坡引發了多場大型示威，要求執政政權在民主、公正和政策透明度上進行改革。這場「烈火莫熄」運動，雖然最終以國陣政權成功地壓制示威、保住政權以及安華銀鐺入獄而告一段落，但它卻提供一個契機，促進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轉型。「烈火莫熄」彷彿為馬來西亞的威權政治啄開了一個缺口，讓許多民權運動和社會運動組織得以開始活躍動員，試圖推動馬來西亞的民主和政治改革。許多跨越族裔的公共和政治議題，也頻繁且大量地被討論。而「烈火莫熄」年代也是網路言論和網路媒體崛起的年代，許多政治異議份子、社會評論人和社會運動份子等，開始大量地運用網際網路作為他們的另類言論管道，試圖突破執政政權對媒體言論的箝制，給了馬來西亞言論自由的狀況的變革一道曙光。

在 1999 年全國選舉九天前營運的《當今大馬》，正是受了「烈火莫熄」的影響而成立。它的創辦人——Steven Gan 和 Pramesh Chandran——因不滿於執政政黨壟斷和監控主流媒體對「烈火莫熄」和其他政治言論，而決定設立《當今大馬》，作為抗衡主流媒體新聞話語的另類新聞管道 (Chin 2003: 131)。至 2005 年，《當今大馬》更設立了中文版，試圖提高馬來西亞華裔對國家民主和政治課題的認知。而在 2005 年開始營運的《獨立新聞在線》，也是為了要抗衡國陣政權中華裔成員黨馬華收購中文媒體南洋商報集團而設立的言論和新聞管道，它試圖在中文主流媒體被壟斷的情況

下，為華社提供主流媒體不敢碰觸的文化和政治議題（莊迪澎 2009：187；曾維龍 2011：153）。⁵

網路媒體（如《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的出現，對馬來西亞近年來政治氛圍的改變，有著不可忽略的貢獻。例如：2008 年的馬來西亞全國選舉，選民對國陣政權的支持率大幅度下滑，三分之二國會議席的優勢遭到否決，分析者認為這個結果與少數族裔對巫統馬來中心政治文化的抗拒有非常大的關係（Chin and Wong 2009）。從國陣政權少數族裔成員黨的大敗顯露出，國陣政權已經失去大部分非馬來裔選民的支持。對於這場選舉的成敗，新媒體（如網際網路）被認為居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此一執政政權觸角無法完全掌控的網際網路和網路媒體，為選民在主流媒體被執政政權嚴厲監控下，提供了另類的資訊管道。網民可以在網路空間上談論和交流各種較具批判性和敏感性的議題，例如：政府政策的族裔歧視、宗教的爭議性等。大多數的研究者認為，新媒體為馬來西亞民衆開拓了一個可以進行民主化討論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且正在構築一個嶄新和日益壯大的「公民社會」，期使各種公共的政治性輿論能夠真正發揮它們的功能（Mohd Sani 2009; Tan and Ibrahim 2008）。因此，如何在這言論較為開放的「公共領域」，尤其是在網路媒體上，談論和建構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其實也是現今馬來西亞研究的一個重要學術性課題。而馬來西亞華裔在網路媒體上的認同話語，便是本文試圖要處理的。

四、粉碎族裔分化和打造嶄新國族認同

而究竟什麼是身分認同呢？身分認同基本上是指一種人們盡力追尋（Billig 1995: 7）的一種思考關於自己的形式（a mode of thinking about ourselves）（Barker 2008: 222）。Castells（2010: 6）認為，身分認同基本上是人們意義和經驗的來源（people source of meaning and experience），而這種意義與經驗，關係到人們的名字、語言、文化、舉止、生活方式以及與

⁵ 在本文修改時，《獨立新聞在線》已宣布因經費問題而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起無限期停刊。

其他人有所關聯的方式 (ways of relating to others)。因此，身分認同很多時候和集體性 (collectivity) 脫離不了關係，而集體性本身其實便是一種個體們互動的產物 (Jenkins 2002: 15)。

我們不妨把身分認同看成是社會成員互動和生產意義而達成共識的一個結果，而國族主義便是建立一種人們對同屬於一個國家民族的一種集體認同。Smith (1991: 73) 曾定義，國族主義是：

一群自認為組成一個真正或者有潛能的國族的人口成員，為這國族爭取或者維持自主、團結和認同的一種意識型態行動。

這裡的「意識型態行動」，其實可以被看成是一種話語，正如 Calhoun (1997: 6) 所指出的，國族主義牽涉到文化的共識 (understanding) 和修辭 (rhetoric) 的生產，可以引領人們以國族和國族認同概念的條件來思考他們的願景。國族主義也是一種情緒上的認同，它為那些被召喚的人們提供各種合適的信仰、價值系統以及行為準則，更藉由將這些準則表達、再現或者符號化，激發成員們對這國族群體的認同 (Hobsbawn, 1983)。也因此，國族成員可以透過媒體來向其他成員們傳達和複製這些文化共識、修辭和準則，而讓成員們把他們自己想像為同屬於一個國族集體。

馬來西亞評論人陳利威 (2011) 用了「告別後 513 情境」來形容淨選盟的這場政治集會活動。「513」其實就是指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族裔衝突事件，該事件時常被評論界和學術界當成是馬來西亞族裔分化的濫觴和表徵。而這場集會跨族裔性的動員，彷彿為馬來西亞去除族裔政治的社會前景，帶來了一片曙光，更受到馬來西亞評論界的正面評價。淨選盟委員和發言人黃進發也如此形容：「513 事件從 1969 年開始統治我國 42 年，709 當天我們在吉隆坡街上，為它辦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葬禮」(李龍輝 2011)。換言之，淨選盟集會活動參與者的多元族裔性，似乎粉碎了因 1969 年族裔衝突事件，以及過後各種政經政策所帶來的族裔分化和互相猜疑，而開始朝向集體國族認同的方向前進。因此，在一些參與者投稿於《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的筆述中，我們都能清楚地看見這種「從分裂到聚合」

的結構性書寫。例如：評論人也是參與者的楊潔（2011）便如此寫到：

對走上街頭示威遊行的莫名恐懼，或在日常生活無法言說的，我們是被壓抑的。扎根這片土地的我們，片段扭曲地解讀過去缺席的歷史，我們是被撕裂的。我們失去人的「完整性／一致性」，無法理解彼此的記憶與語言，看不見彼此，因此恐懼。那麼，如何將被遺忘、汙名、隱晦、壓抑的聲音、生命故事現身，就是將人的「完整性／一致性」一點一點地要回來……走上街頭現身、書寫 709 紀錄的意義也在於此，幫助我們撥開那被層層包裝的恐懼，看見那其實是來自國家的恐懼，讓我們與身邊的人，尤其長輩，找到共同語言討論，讓街頭的集體記憶滾動着。

因此，要追尋和打造身分認同，首要條件就是要擁有集體性和完整性。而集體性便是藉由成員們的互動、共同處理事物，以及擁有共同知識而得以延續的（Jenkins 2002: 15）。Brown（2000: 20）曾指出，國族身分認同的建構是奠基在某種意識型態的框架上，這框架會為那些困擾或者沒有安全感的個人提供簡易化的方程式來診斷當代的問題，也能為那些被召喚的個人提供某種安定感或者安全感，進而激發被召喚者對國族的認同。以上的文字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馬來西亞國內族裔之間的分裂對立讓人們產生恐懼和不安全感，而唯一重獲安全感的方式，便是族裔之間的重新聚合和團結。對於一些對國家未來的改善抱持著憧憬的馬來西亞華裔而言，在族裔分化了那麼多年之後，各族裔是時候要拋開彼此的芥蒂，拋開對彼此的害怕恐懼，而共同、集體地為國家的未來做出努力了。一篇文章便這樣提到：

從這次示威遊行中，人們親眼看見或親身體驗，所有參與者都充分表現了「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可貴精神，尤其是在遭遇鎮壓暴動隊伍的暴戾行動之時，大家不分馬來人、印度人或華人，都堅持為完成今天的請願行動而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互相照顧、共同進退。廣大群眾經歷一次激動人心的鍛鍊，各族人民得到一次

提高思想的教育，為今後展開更大規模或者是更為尖銳的爭取民主人權的鬥爭打下堅實可靠的精神和物質基礎。(柔州人民之友工委會 2011)

「我們都是一家人」這詞彙，將這集體性的想像表露無疑。而國族認同，便是社會成員體驗以及想像他們同屬於一個國家與民族的集體認同。正如本文第二節所提及，Anderson (1991) 把國族看成是想像的，是因為一個人並無法完全認識這集體關係中的其他「公民」，因此把參加活動的少數人擴大到整個「各族人民」，基本上就是「想像的共同體」的一種體現。為了體現這種「一家人」的想像，重建與其他族裔，尤其是長期處在對立狀態的馬來裔的關係，就顯得異常重要。正如以下這段文字所表露的：

709 確實地顛覆了一向以來埋藏在我心裡對友族的怨恨和隱憂……709 是馬來西亞人共同的里程碑。現在我心所想的，就是迫不及待地結交更多友族為我好友，因為他們真的可愛！我慎重呼籲大家不要再片面地攻擊某族群，卻要真心地與他們做朋友。不再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等等，只有馬來西亞人！（Low 2011）

因此，對異族的不安也從此一掃而空。更有作者指出，他在馬來裔中尋獲安全感：

更當晚，有人告訴我，友族非常感動，因為我們也到了。他們說：「只要你們一起出現了，就是我們的光榮。你們往後站一些，子彈與暴力，讓我們去面對！」……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很自然地躲在回教黨員裡，而這種安全感，是他們用行動來證明及令我感動的。下一次，我也會與他們，一起站在最前線，一起去面對子彈與暴力。(陳書壙 2011)

正如 Bhabha (1990) 所指，國族和國族認同是透過各種代表國族的「共同意義」的「敘述」(narration) 建構起來的，因此，非常多淨選盟的集會活動參與者的筆述都熱衷於「敘述」他們與其他族裔在這場活動中美好和

睦的相處經驗，再從中建構他們與其他族裔參與這活動的「共同意義」——那就是族裔之間本來就不應該心存猜疑、相互對立，而必須共同聚合，認同自己為「馬來西亞人」，共同建設馬來西亞的未來。例如：自稱為 Calvin 牧師（2011）的作者便如此描繪：

裡面的群眾看見我的情況，有一個婦女就立刻拿了一口粗鹽塞在我的手裡說：「makan! makan!」（筆者注：makan 即吃的意思），然後一個華裔小姐在我的面巾上倒水，一個印度大兄帶我到一個水龍頭邊，讓我清洗。那時我的眼睛才漸漸可以看見，我回頭一看，大家都是帶著淚水和紅透了的雙眼看著我，在那個時候，我再也看不見大家的膚色、宗教、種族、貧富，我只看見原來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我們是多麼深愛著這片土地。

簡言之，許多淨選盟集會活動參與者的筆述都強調和描繪原本分化的各族裔，因為這淨選盟的集會活動而聚合、團結起來，族裔之間的距離與互相不信任也頓時消泯不見，體現了真正一體的「馬來西亞人」國族認同。Billig（1995: 10）曾把國族主義看成是一種思考的方式以及一種意識型態式的醒覺，對於這些擁有上網知識和資本的參與者而言，淨選盟所代表的是他們的集體記憶，而這集體記憶激發了他們對國家的思考，讓他們發現了他們和其他族裔的共同利益，更決定要保護這些共同利益。最後，這集體記憶也成功地召喚了這些參與者愛國意識和國族情懷。以下的文字便表露了作者被激發的愛國意識：

正當雨水快澆濕我的臉龐時，遠處傳來了非常熟悉又有點陌生的旋律。「Negaraku, tanah tumpahnya darahku...」（筆者譯：我的國家，我願意為它流血犧牲的土地），是國歌啊！剎那間，我的淚水毫無制止地奪眶而出。成千成萬的大馬人，不論種族、異口同聲地在下午兩點鐘唱起了屬於馬來西亞人的國歌。我無法形容我當時的感受，只記得我當時有點哽咽，雙手有點顫抖地拿着 iPhone4，把這感人的一刻攝錄了下來。此時此刻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是沒

有到現場的朋友所無法體會的！我忘了我上一次唱國歌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也許還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發自內心地把國歌唱完……這段插曲讓我理清了困惑了我許久的一件事：是的，我是愛國的，我愛我的國家，我愛馬來西亞。（林仁超 2011）

因此，唱國歌成爲了愛國的表現，而唱國歌的這段回憶，讓作者的愛國意識表露無遺。更有作者把這次的活動和馬來亞剛從英國殖民統治中獨立的那一段時期，牽扯在一起：

不分膚色的逃脫躲藏；不分宗教的祈禱互助；不分語言的笑臉迎對；不分年紀的團結憤慨。當這個混亂場合奇妙地融合所有「不分」時，我彷彿看見遠方的默迪卡體育館站着國父，手舉起來對着國民吶喊：「Merdeka！」（筆者註：獨立）那種開國初期的大同理想，殊不知竟然在此刻警方拼命武力打壓時，神奇地體現最原始的單純美好。（郭朝河 2011）

國歌、國父、獨立宣言口號這些代表國族意識的符號，都被以上兩篇文章運用來表達作者們的愛國情懷。第二位作者更將兩段時期做了某種比較，那就是獨立建國初期的理想和美好，以及現時的政治強權打壓。這種早期好、現時壞的二元對立，除了是對現時執政政權的不滿，更是試圖回到獨立時期去尋找身分認同。而身分認同的建構，便是透過某種包含和排除的元素所進行的。Jenkins（1996: 3-4）曾指出：「身分認同的概念同時建立了兩種比較人與物的可能性：相似性在這一邊，而另一邊是差異。」因此，身分認同可以說是建立在一種進行選擇的過程上，在這過程中，「自我」和「他者」、「內人」（insider）和「外人」（outsider）的差異和疆界，就變得非常重要。換句話說，我們認同的身分時常都依附著一個我們不認同的身分。Schlesinger（1987: 236）更如此道出：

身分認同是由確認與自己對應的「他者」的社會性系統所組成。
身分認同……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個事物，而是一個「關係和再現

的系統」。

而身分認同的話語，更是藉由類似 Yule (1996: 9) 所謂的「指示語」(deixis) 來進行的，那就是「這裡」和「那裡」(空間)、「我們」和「他們」(人際)、「現在」和「從前」(時間)等。以上的文章，強烈地訴求著「我們」(不分族裔的人民)對立「他們」(武力打壓的警方和執政政權)、「現在」(警方打壓這時刻)對立「從前」(美好的獨立初期)。同時，在一些華裔參與者筆述中的認同建構「他者」，早已經不是馬來裔，而是奉行族裔主義政治的國陣政權了。以下的文章就明顯地表達這種觀點：

是的，我是愛國的，我愛我的國家，我愛馬來西亞。我之前之所以對這個信念有所動搖，是因為統治這片土地的人讓我產生了錯覺。他們所謂的政策讓我覺得我是這個國家的二等公民，他們讓我覺得這個國家根本不愛我……我是站在一名馬來西亞人的角度來敘述這整件事情。我真誠地希望馬來西亞能真正步入民主的時代，淘汰落後的種族政治主義，還給馬來西亞人一個屬於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林仁超 2011）

而另一位作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

你還強烈地感受到，馬來友族同胞對華人特別釋出的保護與友好。是有心為政府及黨魁不負責任的種族言論感到內疚，還是在生活中本來就沒有絲毫隔閡，你不懂。你只知道在這場遊行中，你看不見年齡，只看見笑容。看不見膚色，只看見彼此的手。（鄧婉晴 2011）

因此，透過對國陣政權和族裔政治的抗拒和「他者化」，這些作者試圖以團結一致的各族裔「內人」來打造另一個嶄新的國族認同，進而抗衡當權者的國族論述。這種身分認同可以被歸類為 Castells (2010: 8) 所說的「抗衡式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亦即人們試圖與主導性的認同話語對抗，再建構一種新的身分認同來重新定義他們在社會的地位，進而尋求整體社會結構的改革。

五、華裔在族裔政治中尋求認同

無論如何，有許多華裔一同出席這項活動，對於一些作者來說是無比重要的，因為大部分馬來西亞華裔向來都被刻板地認為他們遠離和不關心國家政治，而他們這一次的出席，便被認為是華裔主動打破族裔疆界，關心國家政治與未來的舉動。Dino（2011）把他和朋友網路交談的紀錄放進他的文章中，交談內容是這樣的：

T：對不起，我承認是我自私，我還保有傳統的華人思想，我只是在幕後支持。

我：一個人可以做出的改變是極其微小的，但是所有人一起做，就能產生巨大的改變。

T：我同意你的說法。在大學時代，你就已經在宣揚這種精神了。真是佩服你這種勇氣。

我：跟安碧嘉（筆者註：淨選盟的主要承辦人）這些人比起來，我們做的其實微不足道。重要的是，我們要站起來做給我們關心的家人及全體馬來西亞人看。

T：謝謝你，老兄！我會在來屆大選好好利用我的權力做出改變，也說服身邊人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一些作者的筆述下，這政治認同的「他者」，也包括了被認為有著陳舊、傳統和保守思想行為以及逃避政治的華裔。以下的幾篇文章也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同樣的思維：

好一個「不關我事」。朋友的反應，算不算是「典型華裔生意人」（Typical Chinese businessman）的反應？甚至是「典型華人」的反應？（一眼 2011）

如果每個人都知道捍衛自己的國家而出一份力，那麼我們不用面

對「骯髒」。如果我們華人可以不要自私，那麼這個場面和付出一定可以成功。(苗苗 2011)

我們人數並不太多，馬來同胞、華族同胞、印度同胞大約有幾千人，但這一次很多看出都是上班族，很年輕，很朝氣，還有不少華裔女生，很難得，很感動……今天的事件，代表我們華人不是貪生怕死的。(SY 2011)

因此，「傳統的華人思想」、「典型華人」、「典型華裔生意人」、「自私的華人」、「貪生怕死的華人」的這些刻板標籤，都被呈現為負面、反動、不合時宜以及必須被剔除的。然而，這些被評價為「政治不正確」的刻板印象，卻也跟華裔的「513 陰影」脫不了關係。「513」的血腥衝突，導致許多華裔對馬來西亞的政治活動，都帶著旁觀心理，深怕任何政治變動會再次導致馬來裔對非馬來裔的血腥傷害，以及破壞頗為穩定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這也是極端馬來民族主義份子時常用來「警告」非馬來裔的）。對於 1998 年的「烈火莫熄」政治示威活動，華裔普遍上都抱持著觀望和小翼翼的態度，但「烈火莫熄」也吸引了一些華裔知識份子和具有改革意識的社會運動份子的參與，讓跨族裔的公民意識綻露生機（何國忠 2002：183）。而華裔出現在淨選盟集會活動的現場，顯示華裔對政治的態度已經不同往昔。因此，對於一些作者來說，作為新一代華裔，就必須不那麼自私，對於政治不那麼置身事外，更必須積極主動保家衛國。這其實便是馬來西亞華裔從獨立前的「落葉歸根」到現在的「落地生根」，而追求一種歸屬於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表現。這些華裔書寫，強烈地表露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愛國情操，更對他們長期被族裔政治邊緣化而感到不悅和傷痛。正如以下文章所表露的：

這個國土是我們的，當有人叫我們「balik tong shan」（筆者註：回唐山，即回中國的意思）的時候，我激動，我流淚，我傷悲，因為我知道我來自何方，我的國家，我的家，我的朋友，我愛的人都在——馬來西亞。那個時候開始，我確定我真的很愛很愛我的

國家，因為我是這裡土生土長的，我拿的是馬來西亞身分證，所以我決定我一定要好好地愛下去。(苗苗 2011)

上一節所列出一位作者陳書壩(2011)也表達了華裔出現在集會現場，讓馬來裔非常感動，而他也在馬來裔人群中得到了安全感。可是，從陳書壩的文字和敘述中所顯露的這種安全感，多多少少是從他因為參加集會(關心馬來西亞政治)而獲得作為馬來西亞多數族裔的馬來裔的肯定和認同而來的。華裔在馬來西亞的不安全感，是多年來的不被接納為平等地位公民所致，所謂「我愛馬來西亞，但馬來西亞愛我嗎？」的問題，更纏擾著華裔的認同問題多年。Gilbert (2010: 182) 指出，歸屬感(belonging)往往是「沒有安身之地」之感(the sense of not having a place)的痊癒良方，當歸屬感被威脅時，「沒有安身之地」的不安感會更加地強烈。我們可以說，華裔多年來因族裔政治所造成的缺乏歸屬感和不安感，而讓他們的主體意識變得模糊不清。因此，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渴望著國家的召喚(同時也包括獲得馬來裔的同等認同)，以便自我主體可以完整成型，尋獲歸屬感和安全感。

然而，在這眾多的華裔筆述中，雖然都強調不分族裔、不分宗教、看不見膚色，但許多作者卻同時且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華裔身分，陳述著自己以華裔的身分與其他族裔共同出席集會的體驗，他們所關心的更是其他華裔的政治態度是否有所改變。換言之，雖然在政治認同上他們已傾向於馬來西亞，但他們作為華裔的文化認同還是揮之不去，也很難完全消泯。正如一位馬來西亞華裔學者如此道出：

獨立以後，留下來的華人都已經在這兒終老。而年輕的一輩在生與斯長於斯的情況下，不再有他選。華人一直積極參與國事，對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問題感同身受。問題的糾結卻不在這點，在許多馬來人的心目中，要效忠馬來西亞，一切應該本土化。中華文化的認同和馬來西亞國土的認同，是魚與熊掌，如何兩者兼得？(何國忠 2002: 170)

因此，雖然中國大陸對新一代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華裔來說，已經是一個遙遠和模糊抽象的認同概念，而新一代華裔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也和獨立前的華裔認同有所差距，但要完全去除華裔文化認同，仍是極度困難的（這種要求有時候也極為霸道的）。族裔性的認同還是瀰漫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法輕易地消泯。但爲了要在這國家系統中爭取擁有同等權力的一席之地，華裔必須提供一個強大的理由，證明爲何自己理應獲得同等地位，那就是強調對這國土的絕對政治認同、絕無二心，並透過對執政政權族裔本質式的政治思維的抗拒，想像和試著建設一個不同族裔、文化和宗教可以兼容並蓄、並駕齊驅的集體社群。

六、結語：網路媒體對國族認同競爭的影響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時代，網路媒體在構築、匯合和散布意義（meaning）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筆者在第三節下半部分所指出的，馬來西亞政治氛圍和言論自由狀況的改變，基本上是從「烈火莫熄」時代開始的。《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也是在這種訴求改革和推動民主的氛圍和大環境下而成立，換言之，《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在抗衡主流媒體和提倡民主和言論自由上，是充滿自覺性的。因此，在這淨選盟集會活動的動員過程中，這兩家網路媒體其實扮演著非常積極的角色。在活動前，它們不斷地報導淨選盟集會活動籌備的進展、淨選盟和執政政權在活動批准和地點上的爭議、執政政權對活動籌備的其他干擾等，它們更爲讀者提供參加此集會活動所需要做的或準備的資訊（如沾上催淚彈的煙時需要以鹽和清水去除不適感、攜帶數碼相機和記事本以便記錄警方的暴力鎮壓和搗亂者的特意破壞等）。在活動後，它們更主動地邀請讀者將它們的體驗和感受，投稿於它們所設立的欄位中。正如《當今大馬》中文版的主編楊凱斌（2011：3）在《共赴 709：Bersih 2.0 實錄》的序言中，就如此表示：

淨選盟大集會是一場由下而上的公民運動。《當今大馬》和《獨立

新聞在線》率先邀請集會參與者撰寫他們一步一腳印的人在現場經歷，以保存人民歷史記憶，打破主流媒體妖魔化、淡化、扭曲的詮釋，結果反應出乎意料的熱烈，構成本書的雛形。

網際網路時常被認為是一種允許「由下而上」的互動性媒介，網民在成為資訊的消費者的同時，也扮演著資訊提供者的角色。《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呼應了這種「由下而上」的公民充權意識，允許一般民眾參與意義的生產。然而，參與者對網絡媒體的運用，並不侷限於抗衡國陣主流媒體對活動的妖魔化，而是以它們為重新詮釋國族意識、敘述國族想像的平台。換個角度來說，在長期的以族裔性質主導的政治氛圍下，馬來西亞的當代政治抗爭，將無可避免地建立在族裔和國族認同的鬥爭上，因此，他們在筆述中討論國族議題是預料中的事。

本文所討論的淨選盟集會活動華裔參與者的筆述，都表露了華裔在馬來西亞正積極尋求一種國族認同。因馬來西亞建國以來的族裔化政治以及長期在政經制度下被排斥，馬來西亞華裔這種嶄新國族認同建構，更是在抗衡當權者國族論述的前提下所進行的。要建構一體的馬來西亞國族認同，首先必須剔除狹隘和有歧視性的族裔主義，更要排除對其他族裔，尤其是馬來裔的敵對猜疑，重建與他們的友好和睦關係。而網際網路和網路媒體作為一個可以逃避政治監控的言論管道，更是建構這種抗衡認同的極佳平台。長遠來看，網際網路和網路媒體可以對馬來西亞國內族裔的妥協共識以及民主言論自由，產生正面的影響。因此，網際網路和網路媒體猶如馬來西亞未來政治改革的一枚救星，為那些尋求改革和建立抗衡認同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可以溝通和言說的管道。

然而，網際網路的「網路巴爾幹化」(Cyberbalkanization)的潛在性質，卻易使網民對網路媒體的運用墮入一種「非友即敵」的型態。正如前面所述，《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這兩家網路媒體的定位，向來都是建立在抗衡馬來西亞主流媒體報導論述上，因此，其所刊登的眾多參與者筆述在在顯露出抗拒執政政府霸權和族裔政治的中心思維。但這些思維意

識卻也顯得較為單元化，而缺乏更多元的看法。換言之，這兩家網路媒體所召喚的大多數讀者群，是對現任執政者有所不滿和批判的人，在政治思維上也較有共識和共同點。因此，在這關於淨選盟的筆述中，我們似乎聽不到對這政治活動較反對或者批判的聲音。或者說，對淨選盟較批判和反對者，根本都不會選擇投稿於這兩家網路媒體，致使這些關於淨選盟的聲音顯得較為單元化。

McCrone (2008: 335) 曾道出：「要重新成為國族 (becoming a nation again) 便是要從過去喚起一個想像的未來。」因此，我們也看見了一些筆述以回溯到剛獨立時期，以及用馬來西亞建國的各種符號（如國歌和國父等）來建構認同。然而，這也陷入了某種矛盾的情境，因為馬來西亞的族裔政治是和整個獨立建國過程隨身同行的，如此一來，這種新的國族認同論述和國家政權所建構的國族論述的明晰疆界又在哪裡？在這裡，我們看見馬來西亞華裔在長期被執政政權否定同等國族身分的同時，卻又無時無刻渴望著國家的召喚，期使自我主體能夠完整成型。因此，他們迫不及待地尋找與異族的共同性，把族裔分化主義化為「他者」來建構和想像一種集體國族認同。正如 Smith (1999: 19) 所指出的：

任何試圖建立新的社群和文化認同都被證實是艱鉅和漫長的，特別是當這新的認同和已根深蒂固的社群和認同缺乏明晰疆界而又同時必須跟它們進行競爭時。

因此，馬來西亞要建立一個和過去徹底決裂的國族認同，還是有很長的艱辛路途要走。族裔性的認同還是瀰漫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法輕易的消泯。要活在一個去族裔差異的社會，簡直就是烏托邦的想像，但族裔差異應該受到基本的尊重和接納，把族裔差異政治化只會導致族裔間的猜疑和不安。

airiti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何國忠 (2002) 〈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和文化的命運〉。見何國忠編《社會變遷與文化詮釋》。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頁 163-187。
- 莊迪澎 (2009) 〈威權統治夾縫中的奇葩——馬來西亞獨立運動方興未艾〉。《新聞學研究》99：169-200。
- _____ (2010) 〈互聯網的民主化作用與黨國反撲：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經驗〉。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暨第四屆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 黃進發 (2009) 〈訴求 (1999-2002)：華裔馬來西亞人的「烈火莫熄」〉。見鄭文泉、傅向紅編《粘合與張力：當代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內關係》。加影：新紀元學院。頁 61-86。
- 曾維龍 (2011) 《批判與尋路：九十年代馬來西亞華社評論寫作》。八打零再也：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 楊凱斌 (2011) 〈序言：人民力量在網絡與街頭齊飛〉。見楊凱斌、陳慧思編《共赴 709：Bersih 2.0 實錄》。吉隆坡：燧人氏事業。頁 1-3。

西文部分：

- Abbott, Jason (2004) "The Internet, Reformasi and Democratisation in Malaysia." in Edmund T. Gomez (ed.) *The State of Malaysia: Ethnicity, Equity and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pp. 79-104.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nuar, Mustafa K. (2005) "Politics and the Media in Malaysia." *Kasarinlan: Philippine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20(1): 25-47.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nerjee, Indrajit (2004) "Cyber Democracy in Asia: Issu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James Gomez, Steven Gan and Uwe Johannsen (eds.) *Asian Cyberactivism: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Media Censorship*. Bangkok: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pp. 32-67.
- Barker, Chris (2008)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Bhabha, Homi K. (1990)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pp.1-7.
-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 Bimber, Bruce (1998)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opulism, Community, and Accelerated Pluralism." *Polity*, 31(1): 133-160.
- Brown, David (2000)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Brown, Graham (2005) "The Rough and Rosy Road: Sites of Contestation in Malaysia's Shackled Media Industry." *Pacific Affairs*, 78(1): 39-56.
- Calhoun, Craig (1997)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 Canclini, Nestor G. (2001) *Consumers and Citizens: Globalization and Multicultural Conflic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se, William F. (2000) "The New Malaysian Nationalism: Infirm Beginnings, Crashing Finale." *Asian Ethnicity*, 1(2): 131-147.
- Castells, Manuel (2010) *The Power of Identity* (2nd ed.). Malden: Blackwell.
- Chan, Brenda (2010) "The Internet and the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Andoni Alonso and Petro J. Oiarzabal (eds.) *Diasporas in the New Media Age: Identity, Politics, and Commun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pp. 225-239.
- Chin, James (2003) "Malaysiakini and its Impact on Journalism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in Kong Chong Ho, Randolph Kluver and Kenneth Yang (eds.) *Asia.com: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pp. 129-142
- Chin, James and Chin Huat Wong (2009) "Malaysia's Electoral Upheaval." *Journal of Democracy*, 20(3): 71-85.
- Dahl, Robert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issanayake, Wimal (2006) "Globaliz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Culture: The Resilience of Nationhood." in Natascha Gentz and Stefan Kramer (eds.) *Globalization,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25-44
- George, Cherian (2005) "The Internet's Political Impact and the Penetration / Participation Paradox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6): 903-920.
- Gilbert, Paul (2010)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Eth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Glad, Ingrid (1998) *An Identity Dilemm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mary Education for Ethnic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 Hall, John A. (1993) "Nationalisms: Classified and Explained." *Daedalus*, 122(3): 1-28.
- Hall, Stuart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pp. 222-237.
- Harper, Tim N. (1999)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tley, John (2004) "Television, Nation, and Indigenous Media." *Television & New Media*, 5(1): 7-25.
- Heryanto, Ariel and Sumit K. Mandal (2003) "Challenges to Authoritarianism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Ariel Heryanto and Sumit. K. Mandal (eds.) *Challenging Authoritarianism in Southeast Asia: Comparing Indonesia and Malaysia*. London: Routledge. pp. 1-23.
-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 _____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Richard (1996)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_____ (2002) "Different Societies? Different Cultures? What are Human Collectivities?." in Siniša Malešević and Mark Haugaard (eds.) *Making Sense of Collectivity: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pp. 12-32.
- Joseph, Cynthia (2006) "It Is So Unfair Here...It Is so Biased': Negotiating the Politics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ways of being Malaysian schoolgirls." *Asian Ethnicity*, 7(1): 53-73.
- Kua, Kia Soong (1990)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Baba Heritage." in Kia Soong Kua (ed.) *Malaysia Cultural Policy and Democracy*. Kuala Lumpur: The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re. pp. 63-70.
- Lee, Raymond L. M. (1990) "The State, Religiou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Rationalization in Malay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3(4): 482-502.
- Loh, Francis K. W. (2002) "Developmen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c Discourse." in Francis K. W. Loh and Boo Teik Khoo (eds.), *Democracy in Malaysia: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Surrey: Curzon Press. pp. 19-50.
- Madsen, Richard (1993) "Global Monoculture, Multiculture, and Polyculture." *Social Research*, 60(3): 493-511.
- Mandal, Sumit K. (2008) "The National Culture Policy and Contestation over

Malaysian Identity.” in Joan M. Nelson, Jacob Meerman and Abdul Rahman Embong (eds.)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Autonomy: The Experience of Malay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pp. 273-300.

McCrone, David (2008) “Culture and nation.” in Tony Bennett and John Frow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ultural Analysis*. London: Sage. pp. 317-337

McLuhan, Marshall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ilne, Robert S. and Diane K. Mauzy (1999) *Malaysian Politics under Mahathir*. London: Routledge.

Mohd Sani, Mohd A. (2004) “Media Freedom 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5(3): 341-367.

_____ (2009)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s in Malaysia: From Consociational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5(2): 97-125.

Morley, Davi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_____ (2004) “Broadcas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Family.” in Robert C. Allen and Annette Hill (eds.) *The televis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pp. 418-441.

Nain, Zaharom (2002) “The Media and Malaysia’s Reformasi Movement.” in Russell Heng (ed.) *Media Fortunes Changing Times: Asean States in Transi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119-137.

O’Hara, Kieron (2002) “The Internet: A Tool for Democratic Pluralism?.” *Science as Culture*, 11(2): 287-298.

Ritzer, George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ousand Oaks: Pine Ridge Press.

Salleh, Halim (2000)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to Malay Nationalism as the Essence of Malaysian Nationalism.” in Leo Suryadinata (ed.)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ast and Wes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132-174.

Schlesinger, Philip (1986) Any Chance of Fabricating Eurofi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8(1): 125-131.

_____ (1987) “On National Identity: Some 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Criticise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6(2): 219-264.

Smith, Anthony (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_____ (1999)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ele, Janet (2009) "Professionalism Online: How Malaysiakini Challenges Authoritarianis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1): 91-111.
- Tan, Chee Beng (2000) "Ethnic Ident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Some Examples from Malaysia." *Identities*, 6(4): 441-480.
- Tan, Jun E. and Zawawi Ibrahim (2008) *Blogg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A New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Petaling Jaya: The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Tan, Liok Ee (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Major Chinese Organisations in Malaysia (1990) "Joint memorandum on national culture." in Kia Songg Kua (ed.) *Malaysia Cultural Policy and Democracy*. Kuala Lumpur: The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re. pp. 209-224.
- Ting, Helen (2009)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West Malaysia: Continued Mutation or Critical Transition?." *Tonan Ajia Kenkyu*, 47(1): 31-51.
- Tomlinson, John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inter.
- Vedel, Thierry (2003)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n Philippe Maarek and Gadi Wolfsfeld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New Era: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pp. 41-59.
- Wang, Lay Kim (2001) "Media and democracy in Malaysia." *The Public*, 8(2): 67-88.
- Wong, Loong (2001)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Peace Review*, 13(3): 381-387.
- Yen, Ching Hwang (1986)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shimi, Shunya (2003) "Television and Nationalism: Historical Change in the National Domestic TV Formation of Postwar Japan."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4): 459-487.
- Yule, George (1996) *Prag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網頁資料：

- 一眼 (2011) 〈老婆，我要去遊行！〉。《當今大馬》。7月1日。網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168637>。(2012/01/15)
- 李龍輝 (2011) 〈淨選盟大集會打破恐懼迷思，千人現身分享本身上街經驗〉。《當今大馬》。7月16日。網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70080>。(2012/01/15)

- 林仁超 (2011) 〈是誰在說瞎話？〉。《當今大馬》。7 月 25 日。網址：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70944>。(2012/01/15)
- 柔州人民之友工委會 (2011) 〈709 示威遊行的巨大意義與深遠影響〉。《獨立新聞在綫》。7 月 15 日。網址：<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9273.html>。(2012/01/15)
- 苗苗 (2011) 〈我是藝人，我也是馬來西亞人〉。《當今大馬》。7 月 22 日。網址：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70702>。(2012/01/15)
- 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1999) 〈馬來西亞華人社團大選訴求〉。《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8 月 19 日。網址：http://web.jiaozong.org.my/doc/2009/rnr/wenxian/suqiu_1999.pdf。(2012/01/15)
- 郭朝河 (2011) 〈709：我願是再次獨立後的開始〉。《獨立新聞在綫》。7 月 20 日。
網址：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19342。(2012/01/15)
- 陳利威 (2011) 〈告別後 513 情境〉。《獨立新聞在綫》。7 月 13 日。網址：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19211>。(2012/01/15)
- 陳書墉 (2011) 〈躲在回教黨人身邊我感到安全〉。《獨立新聞在綫》。7 月 11 日。
網址：<http://www.merdeka-review.com/read/18094.html>。(2012/01/15)
- 楊潔 (2011) 〈走過 709：穿透霸權陽剛的柔軟姿態〉。《獨立新聞在綫》。7 月 29 日。
網址：<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19498>。(2012/01/15)
- 鄧婉晴 (2011) 〈看見了美麗的 Negaraku〉。《當今大馬》。7 月 20 日。網址：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70449>。(2012/01/15)
- Calvin 牧師 (2011) 〈709 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獨立新聞在綫》。7 月 14 日。
網址：<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9240.html>。(2012/01/15)
- Dino (2011) 〈709，一起走過的日子〉。《獨立新聞在綫》。7 月 12 日。網址：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9176.html>。(2012/01/15)
- Low, Daniel (2011) 〈709，我們共同的里程碑〉。《獨立新聞在綫》。7 月 13 日。
網址：<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9206.html>。(2012/01/15)
- SY (2011) 〈那天，我們上街改寫歷史〉。《當今大馬》。7 月 10 日。網址：
<http://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169501>。(2012/01/15)
- “Media Prima Corporate Structure.” (n.d.) *Media Prima*. Website:
<http://www.mediaprima.com.my/aboutus/CorporateStructure.pdf> (2010/08/15)